

毛

詩

要

義

甫田

毛詩要義卷第十四

一傳以十千言多箋從井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倬明貌甫田謂天下田十千言多也箋六甫之言丈夫也明乎彼太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鍾

三 我取其陳傳農夫食陳筴民賒官粟

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尊者食新農夫食陳筴去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自古者豐年之法如此

三 王孫述毛說不以夫并斗量言

倬彼至髦士毛以爲倬然明大者彼古太平之時天下之大田也一歲之收乃取十千以其天下皆豐故不繫之於夫并不限之於斗斛要

多取田畝之收舉十千多數而已以其夫熟如此故時人去我取其陳者以食農人使一家之內尊老得食其新粟卑穉食其陳粟是爲老壯之別孝養之義自古太平豐年其時如此鄭唯今適南畝三句同其首尾皆異言倬然明著者彼太古之時於丈夫之所稅田一歲之中於一成之地取十千畝也言賦歛不重倉廩盈實故於時之民見官有余遂去我從官取其倉廩之陳者而食我農夫之民所以紓官之蓄滯

亦使民愛存新穀故令國以足用下無困人  
自古豐且有之年其法如此王肅云太平之時天  
下皆豐昇故不繫之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要言  
多取田畝之收而已孫毓曰凡詩賦之作皆摠  
舉衆義從多大之辭非如記事立制必詳度量  
之數甫田猶下篇言大田耳言歲取十千亦猶  
頌云萬億及秭舉大數且以協句言所在有大  
田皆有十千之收推而廣之以見天下皆豐此  
皆申述毛說也

**四** 甫之言丈夫之美稱

去甫之言丈夫也穀梁傳曰夫猶傳也男子之美稱士冠禮注亦去甫丈夫之美稱

**五** 此既傷念思古而去今適南畝

此詩據幽王之時而思古謂思成王也成王既古矣而去今適南畝以成王之時爲今則古又古於成王是爲大古也

**六** 上地穀畝一鍾鍾容六斛四斗謂上執

言上地穀畝一鍾明時和而收多故稅輕而用

足也史記河渠書曰韓使水工鄭國間說秦鑿  
涇水爲渠並於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渠成而用  
溉濕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彼濕鹵之  
地灌溉之功畝收一鍾明太平陰陽和風雨時  
上地畝亦收一鍾也昭三年左傳曰齊舊四量  
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  
則鍾是鍾容六斛四斗也漢書食貨志曰一夫  
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碩半爲粟百五十碩歲有  
上中下上孰其收自四中孰自三下孰自倍張

晏曰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碩今大孰四倍收六百碩自三四百五十碩自倍三百石彼謂中平之地上孰畝六碩故本太平之上孰上地準關中爲畝一鐘也

**七** 孟子以貢助法通率言什

孟子曰言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若井稅一夫是九稅一矣此詩之意刺幽王賦重當陳古稅之輕而言成稅萬畝反得重於什一者孟子言什一據通率而言耳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



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  
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故冬官匠  
人注廣引經傳而論之去周制畿內用夏之貢  
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  
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  
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諸侯謂之徹者通其  
率以什一爲正孟子去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  
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是鄭解通率爲什  
一之事也又子思子去滕文公使畢戰問井田

魯國  
邦國  
鄉  
子說

子對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是鄭  
所引異外內之事也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  
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  
事畢然後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是說助法井  
別一夫以入公也言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  
與國中不同也爾雅去郊外曰野則野人爲郊  
外也野人爲郊外則國中謂郊內也郊內謂之  
國中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地在郊內居  
在國中故也助法旣言百畝爲公田則使自賦

養者明是自治其田貢其稅穀也助則九而助一  
中什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爲什一也若然九一而  
助助者爲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  
一粟九一即去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  
一非去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  
中一爲賦也故鄭玄通其率以什一爲正若什一  
自賦爲什中賦一則不得與九一通率爲什一  
也且鄭引孟子大輿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不  
言國中什一而稅一明是國中什一而貢一故得

通率爲什一也如鄭之言邦國亦異外內則諸侯郊內貢郊外助矣而鄭正言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以爲諸侯皆助者以諸侯郊內之地少郊外助者多故以邦國爲助對畿內之貢爲異外內也案王制去千里之內曰甸其外曰采注云取其美物以當穀稅又尚書鄭志說貢篚之義云凡所貢篚之物皆以稅物市之隨時物價以當邦賦然畿外諸侯不以穀入天子此若必稅萬畝是畿外助法則詩說天子之事得云

期言

空氣

國更

去邦

亦

外

歲取十千者以天子天下為家故美其收入之  
多則廣舉天下之田若貢之天子自可隨其所  
須變為貨物皆是稅穀市之亦得為天子所取  
也史傳說助貢之法唯孟子為明鄭據其言以  
什一而徹為通外內之率理則然矣而食貨志  
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  
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為廬舍  
其言取孟子為說而失其本旨班固既有此言  
由是羣儒遂謬何休之法公羊苑寧之解穀

聖志家

受公田

十畝廬

二畝半

非孟音

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說樂緯咸以爲然皆  
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爲  
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  
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  
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  
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  
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則  
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  
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鄭於

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此箋云井稅一夫其  
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  
爲廬舍之事俗以鄭說同於諸儒是又失鄭旨  
矣

**十**此言井稅一夫鄭注禹貢以九井擬九賦  
此井稅一夫是爲定法而禹貢注上上出九夫  
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者以  
禹貢九州之賦法凡有九等鄭欲品其多少無  
所比况遂以九井擬之以示稅之多少耳非其

實稅之也何則九州之地不至九倍若第一之州爲三等豈第九之州上者一家受田九百畝中者千八百畝下者二千七百畝斯不然矣若亦以百畝二百畝三百畝爲三等給之以地有薄厚差降其稅不可下州九家而共積一夫之稅此乃不近人情也明是以九等并稅擬之耳

**計** 疏主成稅萬畝爲十千之說難毛徒

箋必易毛者以此詩之作刺幽王政煩賦重廢



民農業而此章下言治田則此爲稅法互言其事以相發明耳且取者自此取彼之辭耳歲取旣爲稅斂之言十千卽是期限之數若子孫千億萬億及秭文無指定可爲多大之辭其此文與十千維耦百室盈止周公之東征四國成湯之式於九圍皆是數有限量不得爲擡舉大辭也又參之於司馬之書校之於一成之稅其數正允有若合符故不從毛氏也而孫毓難云一成之收裁是十里之豐謂箋之說不足以該天

下然毓以所在天下大田皆有十千之收可推而廣之則每於十里皆取十千何獨不可推而廣也

**叶**我取其陳鄭謂民賒官粟而償新穀

笈倉廩至如此正義曰上言古之稅法一成而歲取十千故知此言我取取於官是倉廩有餘賒貸取而食之也以官有畜積恐其久而腐敗所以紆出官粟之畜積久滯者待秋收然後取民新穀以納官也於官則積而不腐亦是使民

愛重存留此新穀也若然王制云古者三年耕  
必有一年之食則太平豐年當家自有積而  
得有貸官粟者然古今時運入亦一也作制者  
羨古之詳據多以言不能使皆有畜積猶今之  
豐年而民有貧而無食者

**五** 耜謂雖本即漢志遺土附根

傳耘除草耜雖本正義曰食貨志云后稷始  
田以二耜爲耨廣尺深尺曰畎長終畎一畎三  
畎一夫三百畎而播種於畎中苗葉以上稍耨

舍也  
介

壟草因墳其土以附苗根比成壟盡而後  
風與旱故疑疑而盛也是說耘耔之事附根  
此難本也

**四** 民於介止之處以道藝相講肄

介止相對止是止息故介爲舍也信南山云  
曰有廬舍則必歸於廬正則隨其所倦而息故  
介止分爲二事也云禮記云耕耔其有間  
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論而  
肄習其業言禮者以其禮法當然非有禮文也

漢書藝文志曰古之學者且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即此丞我髦士是也

**四**

以我齊明器實曰齊在器曰盛

經傳多齊盛連文故傳因齊解盛美春官肆師祭之日表齋盛告絜注云絜六穀也則六穀揔爲齊天官甸師注云絜稷也唯以絜者以稷是穀之長爲諸穀之揔名六穀皆爲器之實曰器實曰齊指穀體也在器曰盛據已盛於器也故相

六年左傳曰勅祭粢豐盛言爲國則潔清在器則  
豐滿是指器實爲盛在器爲盛也

**十一** 火土俱在南故先儒謂黎兼二祀

下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注云祭四方謂祭  
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  
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是也實五官而云四郊者火  
土俱在南其火土俱祀黎故鄭志答趙商云后  
土轉爲社無復代者故先師之說黎兼之亦因  
火土位在南又大宗伯注云黎爲祝融后土食

杜與石  
上之辯  
半禮記  
正義此  
不錄

於火土是黎兼二祀

**四方社**皆太牢言犧羊以會句

郊特牲云杜稷太牢則四方之神亦太牢此獨言羊以會句言犧以見純明非特羊而已杜爲陰祀其犧用純黑色也其方祀則各以其方之色也

**鄭**以下文指此社方爲秣報

知此社與四方皆爲秋祭報功者以土言黍稷之盛而此言齊羊之祭明是物成而祭也下言

農夫之慶嘗重爰休息以御田祖是來春祈穀  
故知此祭在秋爲時次也故大司馬仲秋云遂  
以獮田絜弊致禽以祀枋注云枋當爲方聲之  
誤也獮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即引此詩云以  
社以方是報祭四方在仲秋也良耜序云秋報  
社稷

臘與蜡異與息田夫一

王者以歲事成孰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而謂  
之大蜡又爲臘祭先祖五祀因合黨正屬民飲



酒于序以正齒位而勞賜農夫令得極歡大飲  
是謂休息之知如此者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  
蜡也蜡者索也歲十有一月合聚萬物索饗之  
也是說大蜡之祭也月令孟冬之吉是月也臘門  
閭及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是說休息之事  
也郊特牲蜡祭之下又曰黃衣黃冠而祭息曰  
夫也注云既蜡臘先祖五祀於是勞農以休息  
之是臘即次蜡之後與蜡異也郊特牲上去息  
田夫不謂之臘必知月令之臘祭與特牲息田

夫爲一者郊特牲說蜡祭之服云皮弁素服以  
送終葛帶榛杖喪殺也其下別云黃衣黃冠而祭  
明非蜡也又曰既蜡而收民息已既蜡乃云息  
民明知息民非蜡息民與月令休息文同故知  
黃冠而祭爲臘祭也是以注云息民蜡異則黃  
衣黃冠而祭爲臘必也以此知臘在既蜡之後  
也地官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  
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以此知黨正飲酒亦  
此時也下雜記云子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皆

若狂是恣民大飲也漢世每有國慶而賜民大  
酺亦此義也臘與息民蜡後爲之以其與蜡同  
月若不爲蜡則此事亦廢事此日相將故繫之  
蜡焉

**三**先嗇田祖神農后土田正田主之同異

郊特牲注云先嗇若神農春官籥章注云田  
祖始耕田者謂神農是一也以祖者始也始教造  
田謂之田祖先爲稼稽謂之先嗇神其農業  
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以神農始造田謂之

田祖而右稷亦有田功又有事於尊可以及卑  
則祭田祖之時右稷亦食焉右土則五穀所生  
本云句龍能平之則句龍亦在祭中而鬻草云  
以樂田畷尚及典田之大夫明兼右土右稷矣  
故大司徒注云田主田神右土及田正之神所  
依也詩人謂之田祖以句龍爲右土右稷爲田  
正而言詩人謂之田祖則田祖之文雖主於神  
農而祭尊可以兼卑其祭田祖之時右土田正  
皆在焉故鄭摠言詩人謂之田祖也言此田祖

其文得兼有石土后稷而司徒言田主則其文  
不得兼神農何則彼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  
田主則田主唯社稷不得有神農故鄭唯云后  
土田正其言不及神農

**三** 啓蟄郊而耕始耕祭田祖

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注云謂  
以上辛郊祭天即引襄七年左傳曰夫郊祀后  
稷以祈農事是故啓蟄郊而後耕又曰乃擇  
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藉注云元辰郊後

書文是郊後始耕也謂於始耕時而祭之知者以先嗇人神不宜先天而祭故當郊後也祈雨又宜早不可以至二月而田祖是始教田者故知是始耕祭之

**畎** 土鼓瓦缶革面祭田祖并祭田畎

周禮者籥章吹豳雅謂籥吹之故其職掌土鼓豳籥杜子春去土鼓以瓦爲缶以革爲兩面可擊也鄭司農云豳籥豳國之地竹玄謂豳籥豳人吹籥之聲音章是也祭田祖而并祭田畎

**說**曾孫來止鄭謂成王后世子觀農事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  
左右嘗其旨否箋云曾孫謂成王也攘讀當為  
饗饋也田畯司耆夫也喜讀為饗饁酒食也成  
王來止謂出觀農事也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  
穡之艱難也為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  
司耆至則又加之以酒食饗其左右從行者成  
王親為嘗其饋之美否示親之也

**說**傳推毛意以為成王勸稼田畯喜樂

毛以爲成王之時非直爲民報祭其年又曾孫成王亦自來止親循畎畝勸稼穡也君旣勸之於上民又勤之於下農夫務事遂以其婦之與子並來饋饁於彼南畝之中家盡歡樂矣其曰畯之官典田大夫旣至見其勤勞則喜樂其事矣卽教農夫以間暇之時攘除田之左右辟其草萊甞其氣旨土地和美與否也

**田**鄭田畯司盭卽漢盭夫與郊特牲異

田畯田官在田司主稼穡故謂之司盭漢世亦



有此官謂之嗇夫故言今之嗇夫也郊特牲曰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注云先嗇若神  
農司嗇若后稷以神農始造其田后稷教民播  
種此二人有田事之大功者也蜡者爲田報祭  
故知謂此二人稷爲人臣執稼亦是田官故謂  
之司嗇此言田畷乃是當時主稼之人故以司  
嗇言之與郊特牲名同而實異也饁彼南畝田  
畷至喜此及大田文與七月正同故亦讀喜爲  
饁饁酒食也

王孫以婦人無外事從官有常願難鄭

此經毛不爲傳但毛氏於詩無破字者與鄭不得同王肅云曾孫來止親循畎畝勸稼穡也農夫務事使其婦子並饁饋也田畯之至喜樂其事教農以間暇攘田之左右除其草萊當其氣旨土和美與否也傳意當然王肅又云婦人無閭外之事又帝王乃躬自食農人周則力不供不編則爲惠不普玄說非也孫毓云古者婦人無外事送兄弟不踰國唯王后親桑以勸蠶事又

不隨天子而行成王出勸農事何得將婦兒自  
隨而云使知稼穡之艱難王后寧復與稼穡事  
者乎此與豳風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之義皆同農人遷於其事婦子俱饁也田畯見  
其勤脩喜樂其事又王者從官自有常餼非獨  
於南畝之中乃饁左右而親為之嘗又非人君  
待下之義皆以鄭說為短斯不然矣此刺今思  
古之詩言古人之所難行以傷今之廢業也若  
王后必無外事不當暮蟄於北郊王基以親蠶決

元

襄

孫

以

籍

田

之非無理矣衣食人之所資田蠶並為急務蠶則治之所專故后當獨行田則王之所勸后從行耳此乃外內之別職司之義而孫毓反言親桑不隨王非其難矣豈風同我婦子事連於舉趾此云以其婦子文繫於曾孫辭既不同義固當異又安得甘為農人婦子也王者從官非無常饋直以同循稼穡共食旨甘與夫秦風所謂與子同袍亦復何異而云非待下之義乎賞一勸百可使海內從風何必每地皆往農人盡賚

而云力不供惠不普也王基因於不徧之言而引周語以此為藉田之事謬矣然此詩止說豐年之義無刺廢籍之文

**如茨**屋蓋也梁車梁坻水中地京高丘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茨積也梁車梁也京高丘也箋云稼禾也謂有藁者也茨屋蓋也上古之稅法近者納椳遠者納粟米庾露積穀也坻水中之高地也正義曰墨子稱茅茨不翦謂以茅覆屋故箋以茨為屋蓋

傳言茨積非訓茨爲積也言其積聚高大如壑  
茨耳其意與箋同也孟子十二月車梁成梁謂  
水上橫橋橋有廣狹得容車渡則高廣者也  
■周畿內有禾稼之稅畿外不入穀

此言禾庾當在畿內若畿外則采取美物以當  
邦賦不入穀矣畿內雖用貢法亦較其歲以爲  
率依稅法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二甸稍縣都  
無過十二以禾及米貢入於王掌客有芻薪倍  
禾之言是明周法有禾稼之稅矣禹貢有納

銓納結周之有無無以言也依禹貢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糗二百里納銓三百里結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注云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禹弼其外百里者賦入糗謂入刈禾也二百里銓銓斷去藁也三百里結結又去穎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遠弼輕也甸服之制本自納糗禹爲之差使百里者從之耳以此言之有輕遠之法故爲近者納糗遠者粟米旣無輕結之文不知遠近何以爲差也若然世之役宜

繫於上代周止千里納穀唐虞則弼其外五百里爲方二千里是方千里者四納穀多於周者唐虞萬國諸侯歲朝其用或費於後代故納穀多也又鄭志荅趙商云畿內四百國則周郊內亦封諸侯矣於周法十國而入其一於天子然則雖千里者四其稅猶少於周故使方二千里入粟米卅代不同故異法也

■ 特牲少牢之祭無稻粱知此賜農

正義曰特牲少牢之祭皆無稻粱此特言黍稷



大田

稻梁故知勞賜農夫加以稻梁

既種謂相地擇種既戒如計耦耕事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箋大田謂地肥美可墾耕多爲稼可以授民者也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冬命民出五種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此之謂戒是既備矣至孟春土長冒櫛陳根可拔而事之正義曰知大田非天下田者以文連多稼又云既種既戒皆謂田中之事不得爲天下之田故以爲肥美之大

田可墾耕者也舉肥美以與民則自然為天下  
田矣地自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  
其外皆可墾耕作者舉其年豐明田多故古大  
田方陳擇種豫戒是本之於初所授受之詳其  
實此地先在民矣言多為稼乃授民者疾今  
之田萊多荒而本之初授民而稼之或公家令  
民稼之而後授故雜氏掌之也

**四** 鄭讀俶載為熾留謂熾入地留殺草

以我軍耜俶載南畝豐利也箋六俶讀為熾載

讀爲留粟之苗時至民以其利耜熾留發所受之地趨農急也田一歲曰苗

**三** 既方生房既阜成實既堅孰既齊好

正義曰阜是未堅方文又在阜上初秀始欲結實之時故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特也謂米外之房者言其孚甲米生於中若人之房舍然也孚者米外之粟皮故極者一孚二米言一皮之內有兩米也甲者以在米外若鎧甲之在人表其種於地則開甲始生故月令孟春云

其曰甲乙注云物之孚申始生謂開此孚甲生  
出也禾既有穗即生孚申故云盡生房矣房生  
既成則有米實故云盡成實矣既已有實稍向  
孰成故云盡堅熟矣壞穗皆熟故云盡齊好矣

**六**螟螣蟲賊皆蝗傳別其所食

舊說螟螣蟲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奸宄內外  
言之耳故捷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  
同故分別釋之傳食心葉根節

**七**傳以秉畀炎火爲盛陽

去炎火盛陽也陽而稱火者以南方爲火炎爲甚之故去盛陽也知非實火者以四者所謂昆蟲得陰而藏得陽而生故箋去盛陽氣嘉則生之義以得陽而生故陽盛而爲害月令仲夏行春令百勝時起是陽行而生陽盛則蟲起消之則付於所生之本

三 兩無不徧民歸之君故去遂及我私

太平之時有滄然既起萋萋然行者雨之雲也此雲既行乃起其雨澤祁祁然安徐而落

三元

於寡者

常餘此

不有遺

兼糴

不暴疾也民見行雲雨降歸之於君云此雨本  
主爲雨我公田耳因遂及我之私田雖作者實  
見太平之時民心先公之義要雨無不徧天澤  
以時故得五穀大成由此民所收刈力皆不足  
而令彼處有不穫刈之穉禾此處有不收斂之  
穡東又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有滯漏之委  
穗此皆主不暇取維是寡婦之所利言拮拾取  
之以自利也王制及書傳皆云矜寡孤獨天民  
之窮而無告者皆有常餘地官遺人門閭之養

積以養老孤則官自有饑而須撝拾者以豐年  
矜寡撝拾足能自活王者恐其不濟或力不堪  
事乃饑之

**四**毛釋駢黑爲牛羊豕鄭從方色

傳駢牛黑羊豕毛意蓋以此四方旣非望祀又  
非五方之帝故用是牲所以無方色之別箋其  
牲各從其方色則宜五色獨言駢黑者略舉二  
方以韻句耳故易傳

**四**五祀在血祭中而言禋

大宗伯職祀天乃稱禋五祀在血祭之中而言  
禋者此五官之神有配天之時配天則禋祀此  
祭雖配天以其身爲禋祀故亦以禋言之五祀  
在血祭之中則用太牢矣故上篇云與我犧羊  
以社以方是方祭有羊

禮記  
洛矣

四 韎韐以作六師謂諸侯世子除喪服士服

君子至止福祿如茨象六君子至止者謂來受  
爵命者也爵命爲福實賜爲祿茨屋蓋喻龜  
韎韐有奭以作六師韎韐者茅蒐草也一曰韎



鞞所以代鞞也天子六軍筭去此諸侯世子除  
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  
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使代卿士將六  
軍而出鞞鞞者茅蒐染也茅蒐鞞鞞聲也鞞鞞  
祭服之鞞合韋爲之其服爵弁服紂衣纁裳也

四 宗周之洛謂溱洧與東都伊洛別

傳洛宗周溱洧水正義曰宗周鎬京也夏后氏職  
方氏河西曰雍州其溱渭洛是洛爲宗周之溱  
水也禹貢去溱洧既從孔安國去溱洧一名洛

水洛水則溱沮是也與東都伊洛別矣

**四**典命侯適以皮帛繼子男謂父在代行禮  
正義曰以序言爵命諸侯故知此謂諸侯世子  
也若在三年喪中則凶服不得有韎韐耳若已  
爵命則當服諸侯之赤韍不得服士服故知除  
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也王制云諸侯之世子  
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此又言韎韐  
故知諸侯世子未賜爵命服士服也若然春官  
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

其君之禮一等。祭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此以代父君國。反服士服者周禮之文。謂父在代父行禮。故其執圭璧皮帛之禮未誓尚比卿。今此雖已除父喪。非代父行禮。不得復繼於父。又不敢自成爲君。故服士服也。卅子雖服士服。待之同於正君。雜記云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彼注謂未踰年者尚然。况除服後乎。待之固如成君。何但下一等而已。此詩大意皆言諸侯卅子受王爵命。今服士服。故知是未遇爵命。又云作

六師故知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也

四諸侯踰年賜命春秋時無定限

春秋之義諸侯踰年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則天子遣使就國賜之矣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是其事也此言除三年之喪自來受賜命也天子命諸侯之禮亡亦無明文春秋之義言踰年賜命者說者致之非傳辭也春秋之世魯文公晉惠公即位而賜之魯成公八年乃賜

者  
囊

之齊靈公天子將昏於齊始賜之衛襄魯桓  
既薨乃賜之是賜命時節無定限也由此而言  
蓋踰年賜命是其正其不得命則除喪自見  
天子

**四** 世祿直食其先祿世位則居父位

此言古之仕者世祿及文王曰凡周之士不顯  
亦世皆謂仕宦於朝者朝者在官之惣名公卿  
大夫士皆是也經言乘其四駱則仕者得乘四  
馬矣禮士乘兩馬則此詩所言不及士也古者

有世祿復有世位世祿者直食其先人之祿而不居其位不賢則尚富然子若復賢則居益矣

**四**華裳裳喻君葉濟喻臣言以德相承裳裳者華其葉濟方興也裳裳猶堂堂也濟盛貌箋云興者華堂堂於上喻君也葉濟然於下喻臣也以德相承而治道與則讒諂遠矣

扈

**四**桑扈然有文喻君臣有禮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興也鶯然有文章箋云交

交猶佼佼飛往來貌桑扈竊脂也與者竊脂飛而往來有文章人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升降於朝廷則天下亦觀視而仰樂之君子樂胥受天之祐胥皆也箋云胥有才知之名也

**四**王者不戰斂不戒懼則受福不多

不戰不難受福不那戰聚也不戰也不難也那多也不多也箋云至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斂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亡國之

此下缺廿八頁不自疑以上圖之戒則其受福祿亦不多也

丁未五月初十日記



鴛鴦

詞要義卷第十四

一 鴛鴦畢羅言友物乘馬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箋云匹鳥言其止則相耦  
飛則為雙性馴耦也此交萬物之實也而言興  
者廣其義也獺祭魚而後漁豺祭獸而後田此  
亦皆其將縱散時也乘馬在廐摧之秣之摧  
也秣粟也箋云摧今坐字也古者明王所乘之  
馬繫於廐無事則委之以坐有事乃去之穀言  
愛國用也以興於其身亦猶然齊而後三舉設

盛饌恒日則戒焉此之謂有節也

三 齋日三舉恒日則戒朔必加於恒日

天官膳夫云王日一舉注云殺牲盛饌日舉又曰王齊則三舉是恒日則戒焉因奉養先盛而倒言耳此不言朔月而玉藻云天子之食日少

禮玉藻

後人所

定與周

禮不同

牢朔月太牢與朔必於恒日不知為同齋三太牢為降二太牢也玉藻日少牢與周禮日一舉不同者鄭志答趙啻云禮記後人所定或以諸侯同天子或以天子與諸侯等所施不同故

辨

難據

**四** 諸公刺幽王作詩者一人稱諸公意

不能燕樂同姓明諸公是同姓諸公也作詩者一人而已言諸公者以作者在諸公之中稱諸公意以刺之也九族亦同姓見諸公非一容九族之外故言同姓以廣之

**五** 諸侯用朝服燕知天子亦然

燕禮者諸侯燕臣子之禮經云燕朝服諸侯用朝服燕則知天子亦自以朝服燕也且此詩責

六

天子燕

冠用

冠親

姓用

又弁

王不燕而舉皮弁是天子燕用皮弁明矣若然  
王制云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注云凡養之  
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周人循而兼用之玄  
衣素裳其冠委貌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  
如彼注則天子燕用玄衣此言皮弁者蓋天子  
燕服有二燕羣臣用玄冠親同姓用皮弁也賓  
之初筵三章箋云此祭末王與族人燕而經云  
側弁之俄是燕同姓用皮弁之事也

七

蕩一名寄生菟絲非松蘿

陸璣疏古鳥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等  
黑恬表釋草古唐蒙女蘿女蘿莧絲毛意以莧  
絲爲松蘿故言松蘿也陸璣疏古今莧絲蔓連  
草上生黃赤如金今人藥莧絲子是也非松蘿  
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莧絲殊異

**八**陽之專氣爲霰陰之專氣爲雪

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霰集雪也箋云將大雨  
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又  
而寒勝則大雪矣喻幽王之不親九族亦有漸自

微至甚如先霰後大雪大戴禮曾子去陽之  
專氣爲霰陰之專氣爲雹盛陽之氣在兩  
水則溫暖爲陰氣薄而骨之不相入則搏爲  
霰也盛陰之氣在兩水則凝滯而爲雹陽氣專  
而骨之不相入則消散而爲霰是霰由陽氣  
薄而爲之故言遇溫氣而搏也

**九**車行則設牽止則脫

正義曰以連言牽者故知間開設牽貌牽無重  
則脫行乃設之故言設牽也

十四足之美有鹿兩足之美有鷓

鷓雉釋鳥文以說文云鷓長尾雉走鳴乘鵞尾  
爲防鉞著鳥頭上陸璣疏云鷓微小於翟也走  
而且鳴曰鷓鷓其尾長肉其美故林麓山下人  
語曰四足之美有鹿兩足之美有鷓鹿者似鹿  
而小是也此鷓是雉中之別名雉性耿介故箋  
謂之耿介之鳥

一 仰高行明駢牡御羣臣琴轡調教令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駢駢六轡如琴景大

也箋古景明也諸大夫以爲賢女旣進則王亦  
庶幾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有明行者則而  
行之其御羣臣使之有禮如御四馬駢駢然持  
其教令使之調均亦如六轡緩急有和也

**三** 讒者始構合二人終交亂四國

讒人罔極構我二人箋去構合也合猶交亂也  
上言四國此去二人者二人謂人君與見讒之  
人也讒者每人讒之常構一人構之不已至交

亂四國



**曰**淫液謂遲久小人久飲則情態出

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謂也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武入者魯王卿士正義曰樂記說樂之遲去咏嘆之淫液之則淫液遲久之意也小人未醉身有惡態強自收掩及其醉酒則舊時情態皆出莊子說察人之法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是久飲酒則情態出也下筵云至於旅酬小人之態出亦謂久飲態出故舞不知止也

四 毛首章燕次章射鄭次章至末皆祭

毛於首章傳曰有燕射之禮二章傳曰主人請射於賓則毛以上二章皆陳古者先行燕禮後爲燕射無祭祀之事也燕禮於旅酬之後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是燕射之法先行燕禮而後射也首章舉酬逸逸以上六句皆說燕事舉酬卽旅酬也燕禮旅後乃射故舉酬之下說大侯旣抗以下六句爲射事也燕必有樂故二

章又重說燕事籥舞笙鼓是燕時之樂若  
燕樂之義得先祖之神悅故因論樂事遂  
引而致之言樂既和而奏之可以進樂先  
祖每事得禮則神降之福至子孫其湛以來六  
句說燕樂得宜可使明神降福之意燕樂得所  
則神明福之是不可不以禮燕射故下四句復  
說射事言賓主相耦入次取弓矢而又射也此  
兩章皆初論燕後論射而首章言邊且二章言  
笙鼓者燕以飲食爲主作樂助其歡耳故先言

酒殺而後言聲樂三章四章言今王燕飲初雖  
重慎後則失儀至於音聲號咷舞不休息卒章  
言下民化之亦荒於酒皆刺當時沈湎之事鄭  
以將祭而射謂之大射大射之初先行燕禮首  
章上八句言射初飲燕之事下六句言大射之  
事二章言作樂以祭盡章皆說祭時之事三章  
四章言今王祭末與族人私燕小人爲賓威儀  
昏亂唯卒章與毛罔耳

**田** 將祭習射澤宮是射於射宮射宮在郊

射義又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宮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宮然後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也先於澤宮後於射宮是將祭再爲射禮澤宮言習射則未是正射射於射宮乃行太射云公入鵞注云此公出而言入者大射於郊鄉射記曰於郊則閭中注云於郊謂大射於學則射宮者西郊之學也澤宮之所在則無明文

**禮記**

天子諸侯有大射賓射燕射州有鄉射

毛以此篇爲燕射鄭則爲大射因辨禮射之數  
言已不同之意也故云射禮有二有大射有賓  
射有燕射大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宮賓射者謂  
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燕射者因燕賓客即與  
射於寢此三者其處不同其侯亦別冬官梓人  
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  
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三者別文皮侯即大  
射也五采之侯賓射也獸侯燕射也不言鄉射  
者鄉射是州長與其民射於州序之禮天子諸

侯無之

**十一** 穀豆實核加邊然亦可互稱

此經二句自相充配穀核即邊豆所盛穀則實之於豆核則加之於邊故言穀豆實核加邊也先穀後核不依邊豆次者便其文耳祭禮有加豆邊傳言加邊者以此非祭無取加豆之義而又天官邊人加邊之實凌芡栗脯非核物且以穀豆實類之知加之於邊非爲邊加之也旅陳釋詁文云邊實有桃梅之屬故稱核也言豆屬

者以燕之物多非止桃梅故稱屬也既以豆實  
爲菹醢恐穀名唯施於此故云凡非穀實而食  
之曰穀名穀是揔名以此穀核與邊豆相對故  
分之耳其實核亦爲穀魏風曰園有桃其實之  
穀是在邊之物亦爲穀也醢人云羞豆之實醢  
食糝食醢糝皆以稻米爲之則豆實之穀亦有  
穀實矣

天子宮縣妨射故改縣軒縣不改

於此言鍾鼓既設者亦爲將射改縣也正義以



天子宮縣階間妨射位故改縣以避射也鄉射禮將射乃去樂正命弟子贊工迂樂于下注云當避射位彼琴瑟之樂尚迂之明鍾鼓之縣改之矣箋鍾鼓至改縣正義大射諸侯之禮云樂人宿縣厥明乃射明天子亦然今至於舉酬始言鍾鼓既設故知將射改縣也大射不言改縣者國君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軒縣東西縣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鍾磬不足以妨射不須改也

大射注云國君於其羣臣備三百耳無鍾磬有鼓而已其爲諸侯則軒縣是由階間無縣故不改也鄭言諸侯爲諸侯則軒縣明天子於其臣備宮縣將射而改之故於此言既設也

**四** 燕射各以鄉射之禮張侯上下共一侯

傳唯言大侯君侯不言侯之所用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是燕射射獸侯則毛意亦當然矣燕射之禮自天子至士皆一侯上下共射之無三侯二侯故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

麋侯亦贊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  
豕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射及賓  
射當張采侯二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  
冬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是以云焉

**二**張皮侯而棲鵠居侯中三之一

此將射而言大侯既抗明非始張侯體言舉鵠  
而棲之於侯中也知者鄭既云周禮梓人張皮  
侯而棲鵠是鵠在侯復別棲之棲即舉也居侯  
中三分之一則此鵠方六尺唯大射以皮飾侯

故言張皮侯而棲鵠也天官司裘注亦云以虎  
能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爲質謂之鵠著  
於侯中所謂皮侯也

一侯中有鵠鵠中正正中質質即鞞

毛氏於射侯之事正鵠不明唯猗嗟傳云三尺  
曰正亦不言正之所施周禮鄭衆馬融注皆云  
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則以  
爲侯皆一丈鵠及正質於一侯之中爲此等級  
則亦以此質爲四寸也王肅亦云三尺曰正四

寸曰質又引尔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  
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棊  
方六寸也棊則質也舊云方四寸今云方六寸  
尔雅說之明且從之此肅意唯改質爲六寸其  
餘同鄭馬也賈逵周禮注云四尺曰正正五重  
鵠居其內而方二尺以爲正正大於鵠鵠在正  
內雖內外不同亦共在一侯鄭於周禮上下檢  
之以爲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爲鵠賓射之侯  
其中采畫爲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

禮記卷之四十五  
射義第二十五

其燕射則射獸侯中畫爲獸形卽鄉射記所謂熊侯白質之類矣三射之侯皆不同也射人注說畫正之法云其外之廣居侯中三分之一中言二尺與毛傳二尺曰正同也射義云孔子曰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既言正鵠卽引此的則記人之意以的爲正鵠之謂也

鄭引下而飲以證射爵疏去揖讓而升下大射禮曰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豆由西階升

坐設於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  
坐尊于豐上司射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  
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龔脫決拾却左手右加  
強弓於其上遂執射勝者先升堂不勝者進北  
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坐奠於豐下  
三耦卒飲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是飲射爵之  
禮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引此者明祈  
爾爵爲心中之爭也此飲於西階上言下而飲  
者謂飲射爵時揖讓而升下意取而飲與其爭

故引彼文不盡耳

**四** 人死魄降竟升故祭有求陰求陽

箋般人至之禮正義曰般人先求諸陽郊特牲文以人死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般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其氣發揚于上神之著也又曰二端既立報以二禮注云二端既立謂氣也魄也由人死有二者故作樂揚其聲音之號使詔告天地之間令魂氣聞而



二十五

詩言奏

樂不言

自食故

引殷

求陽

以降此求諸陽之我陽謂魂氣分散者也又臭鬱合鬯以灌令體魄聞而以出是求諸陰之義陰謂魄魄存在者也祭者皆爲此二者但行之有先後耳故郊特牲曰殷人尚聲臭味未成祭蕩其聲樂三闕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凡祭慎諸此魄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

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注云此其所以先後異也由此言之殷周先後雖異皆行一禮殷人之臭味未成滌蕩其聲則成臭味而作樂臭味成而行裸其相去亦幾也示廟當九闕殷於樂闕迎牲周既灌迎牲則殷之爲灌不可在迎牲之後當亦三闕之前矣以氣魄不甚相遠求之示先後耳故知作樂與灌不得相懸也昭七年左傳稱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則魂魄小異耳禮記注云復招魂後魄是魂魄相將之物

也然人死精氣有遺而留有發而升者相對故  
留者爲魄聖人制作二禮以求之此詩說祭祀  
之禮不言酒食唯言樂故解之由殷人先求諸  
陽故祭祀之禮先奏樂滌蕩其聲以是之故此  
詩主言鼓舞而已

**三** 周子孫而鄭言殷禮以衛殷之畿內

武公周之子孫而言殷禮者鄭志答趙商云  
衛殷之畿內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  
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法故衛稱殷禮

禮記說大夫士去國之法故知不變父祖之俗至於人君則與民爲政故順民之俗秦襄公居周之故地故兼葭葭刺襄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定四年左傳命伯禽以商奄之民命康叔封諸殷墟皆啓以商政豈不因其故地行其舊俗故知武公行殷之禮

七

其實殷詩亦言酒食周詩亦言聲樂

詩人之作出於本情但不必教人皆言樂周人皆言裸也烈祖言既載清醑玄鳥不天格是承是

黷人之作言酒食也執競說武王之祭言鼓鐘  
管磬是周人之作言聲樂也以此知作者各言  
其志立文不常

**三** 自篇舞至壬林毛言燕樂鄭言諸侯助祭  
毛以此詩正論燕樂之和其言遂及先祖皆非  
實祭之事則百禮既至不得爲諸侯非百國之  
禮自外至也然則有壬有林皆異於鄭當謂有祭  
祀之大禮有孝子之人君耳鄭以此爲實祭既  
至外來之辭則君爲諸侯之君君爲國君則任

天林

是君所任者故為卿大夫也以百禮既至則禮  
從外來故云所獻之禮既陳於庭謂九州諸侯  
採其美物以當邦賦各獻國之所有而陳之王  
庭也禮器曰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  
州之美味也蓬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注云此  
饌諸侯所獻則王者之祭致遠物以助之故知  
陳天下諸侯獻之禮陳於庭其禮物之外又有  
卿大夫又有國君也國君之來臣必從焉亦有  
君不來朝使臣聘者故任林並言先任後林

其文耳

主人請賓賓自取匹詩略射禮詳

毛以此爲行燕射之禮故以手爲取言室人以對賓故云室人主人以主自居於室故謂之室人也大射云司射請於公鄉射云司射請於賓則射法立司射以請之非主人自請此云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者以詩之所陳略舉大綱非如記注禮儀曲言節數又射禮耦者有司所比不是賓自取之云賓自取匹者雖配之由於有

云子  
各奏  
能者  
請既湛  
之後子  
孫各酌  
而卒  
而卒  
之祭禮  
云

司其技藝敵與不敵亦強弱素定自相牽引而  
為耦也

**曰** 特牲士禮有嗣子舉奠少牢無避諸侯

禮獻必有酢故知尸酢而卒爵也以天子祭禮  
亡約士之祭禮有嗣子舉奠因酌尸天子則有  
子孫獻尸之禮特牲禮云嗣舉奠入北面再  
拜稽首注云上嗣主人將為後者舉猶飲也使  
嗣子飲奠者將傳重累之也又曰尸執奠進受  
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進受肝復位坐食肝



解是士之祭禮嗣之舉奠也又曰舉奠洗酌入  
尸拜受舉尊拜尸終少酒啐酒奠之舉奠出復位  
是因酌尸也言奠者謂迎尸之前親酌奠於劍  
南嗣子於此乃舉也飲之故言舉奠自是以後  
因號嗣子爲舉奠也引少牢禮者少年無嗣  
子舉奠之事特牲以云大夫之嗣子無舉奠避  
諸侯然則士卑故不嫌也特牲酌尸不卒爵又  
無酢且啐而奠之以此不同引之者以有洗酌  
入事其節相當故引之文引文王世子者與此

相當故云其登餼獻受爵則以上嗣彼據世子之禮正當此事故言是也

天子有子孫魯戶禮謂祭末世子舉奠

天子有奠罍諸侯有奠角在於饋獻之前至祭末世子乃舉奠也郊特牲云舉罍角詔受戶彼謂陰獻之時設罍於奧奠罍鋤南迎戶生而入即席東面戶舉所奠之罍祭之至九獻之後嗣子舉所奠之罍取而卒爵所謂受爵也既稱爲獻固當有酢而卒爵所以爲異故此云天子則

有子孫獻尸之禮以明士禮無也

三加爵間賓兄弟交酬酬後卒爵虛爵

特牲禮加爵之前酬長兄弟加爵之後長兄弟  
酬賓是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其酬也酬賓  
之下云卒爵者虛觸於筐是卒爵也於是以後  
爵乃虛矣

三王與族人燕共姓爲賓

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即楚  
茨所謂諸父兄弟用言燕私是也以文王世子

云若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爲賓明王亦然彼注  
同宗無相賓客之道以是賓必異姓

**四**三章燕初至旅酬此無筭爵賓醉失禮

前章言燕初及旅酬之事此述無筭爵之後言  
爵行無筭既醉於酒止於是則號呼則謹嘏  
而唱叫也錯亂我漢豆之行列數起舞傲然  
不能自正也又疾而重言之是此言賓曰既已  
醉則不自知其過失傾側其弁使之俄然數起  
舞傴僂然又不能止以此荒醉敗亂天下故武

公爲言陳作賓之禮若既醉而出則賓與主人並受其得禮之福賓則身爲知禮主則得其人是並受其福也若至於醉而不出是謂誅伐其德

**正**禮有司正以監失禮此監史督使醉

毛以爲言王燕失所故天下化之凡此天下之人聚共飲酒初時或有醉者或有不醉者復設法以逼之既立酒之監或復佐之爲史令催不醉之人亦使醉也彼醉者則已不善爲人所非

惡不醉者此監與史反耻而罰之是使小大盡  
醉舉坐皆猶狂也毛以經直云立監佐史不知  
是何監何史贊其不足故言酒也立監是衆所  
推舉佐史是彼自佐之故立文不同此刺其立  
酒之監燕禮鄉射並立司正鄉射注云解俸失  
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即引詩云既立  
之監或佐之史則禮法自當立監此刺者彼則  
監其失禮此乃督之使醉名同而實異以其居  
是監察故鄭於鄉射引此耳

三爵與無筭不止三爵鄭指獻酢酬

禮有獻酢與旅酬及無筭爵旅與無筭不止三爵而已故知三爵是獻也酢也酬也若然禮主人獻賓賓飲而又酢主人主人飲而又酌以酬賓賓則奠之而不舉則賓主皆不飲三爵矣而指獻酢酬爲三爵者三於飲三爵禮之時非謂人飲三爵也

毛詩要義卷第十四下